

95,4(3)
189-205

第14卷 第3期
1995年8月

关于全谷里的手斧

林圣龙

(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, 北京 100044)

180-201
Q981

A

摘要

对全谷里遗址 14 件手斧标本的类型学分析表明, 它们不是真正典型的手斧, 其中 6 件是镐, 3 件是石核斧, 1 件是 Push-plane, 1 件可能是砍砸器, 1 件是似手斧石器, 还有 2 件的类型暂时难以确定。

关键词 手斧, 旧石器时代, 全谷里, 类型学分析

近些年来, 学术界正在讨论中国手斧问题 (黄慰文, 1987; 谢光茂, 1991; 林圣龙, 1994; 林圣龙等, 1995), 其更深层的含义是, 在更新世中期或稍晚, 在中国以至旧大陆东方的旧石器文化中, 是否存在与西方一样的真正典型的手斧和阿舍利文化, 或者也可以换一种说法, 即在此期间, 东西方之间究竟是共享了同一个传统还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。在这种情况下, 中国近邻韩国的全谷里遗址的发现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, 因为据报道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成批的手斧, 不仅有地表采集的, 也有从地层里发掘的。在讨论中国手斧问题时, 有的学者也以全谷里的发现作为东亚并不缺少手斧, 东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也存在与欧洲、非洲相似的手斧文化以及否定莫维斯理论的论据之一 (黄慰文, 1987)。本文将在全谷里的手斧标本作一类型学的分析和讨论, 这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以至东亚地区的手斧问题可能是有益的。

1

全谷里遗址是 1978 年发现的。从 1978 年 4 月到 1980 年底, 进行了多次地表调查, 在地表和剥蚀层中发现石制品 686 件, 其中石器 482 件。从 1979 年春到 1980 年秋, 先后进行了 3 次发掘, 获得石制品 1 851 件, 其中石器 339 件。韩国学者郑永和认为, 全谷里发现的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文化, 推测其时代为相当于明德-里斯间冰期或里斯冰期的初期间冰段, 距今约 30 万年, 并认为莫维斯理论应被修正 (郑永和, 1981; 冯宝胜, 1990)。

从专著中对两面器部分的论述来看, 都是根据 F.Bordes 的测量方法和特征进行手斧的亚类型的划分。因此, 我们将在原研究者的描述以及原著中所提供的标本平面图、纵截

收稿日期: 1995-04-18

面图和测量数值的基础上,对全谷里的两面器作一类型学的分析,分析的对象是原著中描述和图示的 14 件手斧标本。

2

根据原研究者的介绍,在地表采集的石器中,被鉴定为手斧者 37 件,除了第 4 地点以外,在第 1、2、3、5 地点,分别采集到 6 件、11 件、17 件、3 件。原研究者指出,这 37 件两面器都以典型的形态反映出古老的特征,即把石器的侧刃打制成“之”字形,厚度较厚,在石器的表面,仍保留有砾石面等等。它们被分为 6 类:属于枪尖形的 6 件,杏仁形的 4 件,原蛞蝓形的 1 件,蛞蝓形的 4 件,椭圆形的最多,有 20 件,米考克两面器 2 件(郑永和,1981)。他挑选了 9 件标本进行描述。为行文方便起见,我们把这 9 件标本分别编号为 1 号标本、2 号标本……。

2.1 1 号标本:枪尖形两面器(Ficron)(图 1 之 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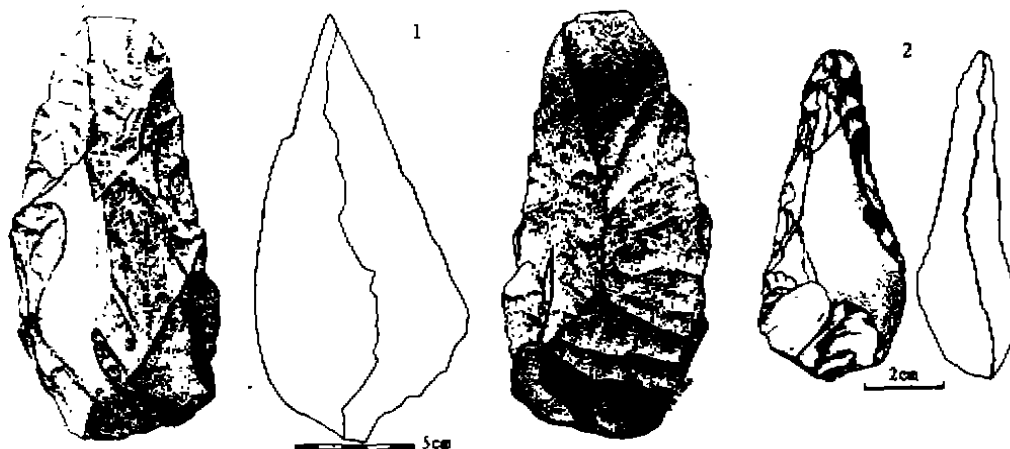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 1 号标本(Specimen No.1)(依郑永和,1981)

2. Ficron, Cagny (Somme), Acheuléen moyen (After Bordes, 1979)

这件石器的平面形状大致为条状长方形,从原研究者的描述和图来看,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,一面保留了一长条砾石面,从器身中部延伸到跟部,石片疤比较深凹,有的地方形成陡坎,刃缘很不规整。前端为一宽而稍稍扁薄的端部,显然是使用部位。器身中部和后部十分厚钝,跟部为执握部位,这件标本最突出的特征是截面厚,厚度超过了宽度。宽/长比率为 0.48,厚/宽比率 1.02,厚/长比率 0.49。纵截面似楔形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Ficron,图 1 之 2 是一件 Ficron;出自法国的 Cagny(Somme),属阿舍利文化中期,长×宽×厚为 87×37×25,宽/长比率为 0.43,厚/宽比率 0.68,厚/长比率 0.29^①。1 号标本与其相比,不仅总体形状不同,在截面厚度

①长 宽、厚根据图测得;比率为笔者所计算(下同)。

和纵截面形状方面差别更大。因此, 笔者认为, 1号标本不是一件真正的手斧, 而是一件粗大厚重的石核斧。

2.2 2号标本: 枪尖形两面器(Ficron) (图2之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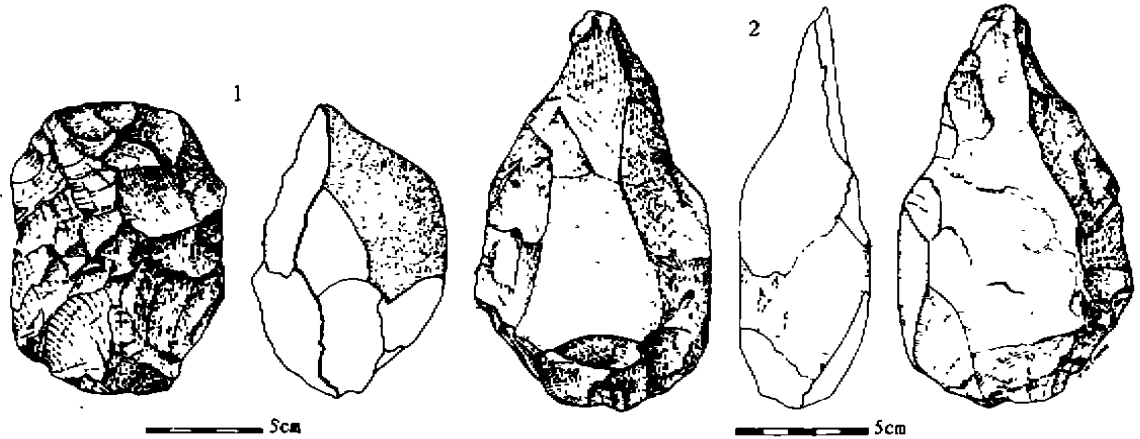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1. 12号标本 (Specimen No.12); 2. 2号标本 (Specimen No.2) (依郑永和, 1981)

从描述和图来看, 这件石器是用石英砾石制作的, 使用了交互打击法, 一侧全部进行了两面加工, 另一侧加工了一部分。加工都限于边缘, 加工重点在前端, 两侧刃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, 在前端汇合成一扁薄的尖, 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。跟部两面都进行了加工, 但比较厚钝, 似为执握部位。可使用的刃主要在尖端部分。纵截面的形态尖端部分为比较低的平底平背形, 器身中部和后部则为稍高的平底平背形。宽/长比率为0.58, 厚/宽比率为0.54, 厚/长比率0.31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Ficron, 与欧洲的 Ficron (图1之2) 相比, 在总体形态、加工状况、纵截面形状以及刃缘的长度和规整性方面都差别较大, 笔者认为, 从特征组合来看, 2号标本似应归入镐的范畴。

2.3 3号标本: 枪尖形两面器(Lancéolé) (郑永和, 1981, 图版9)

从图版看, 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限于前半部, 后部和跟部保留了砾石原来的形态和砾石面, 腹面加工部分的面积只占腹面的1/3左右, 背面加工部分的面积仅占背面的1/2左右。刃缘部分的长度不足器物周长的1/2, 两面打片着重在尖端部分, 打制出一个扁薄的舌状尖, 显然是使用部位。背面有一中脊, 占器身长的1/2左右。纵截面除尖端部分外基本是平底平背形, 截面比较厚, 宽/长比率0.48, 厚/宽比率0.66, 厚/长比率0.32, 笔者认为, 从特征组合来看, 这是一件尖刃工具, 应归入镐的范畴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Biface Lancéolé, 但与真正的 Biface Lancéolé (见 Bordes, 1979, 图50之1、5; 图55之2、3) 相比, 似乎相去甚远。

2.4 4号标本: 枪尖形两面器(Lancéolé) (郑永和, 1981, 图版10)

原著中没有这件标本的插图, 只有图版。从图版来看, 这件石器的毛坯可能是一块石片, 加工比较简单粗糙, 后端很不规整, 侧刃曲折。前端是一扁平的尖, 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。截面比较厚。宽/长比率为0.61, 厚/宽比率0.65, 厚/长比率0.39。纵截面似楔形。笔者认为, 从总体形态和使用部位来看, 是一件镐一类的工具。

2.5 5号标本: 杏仁形两面器(Amygdaloide) (图3之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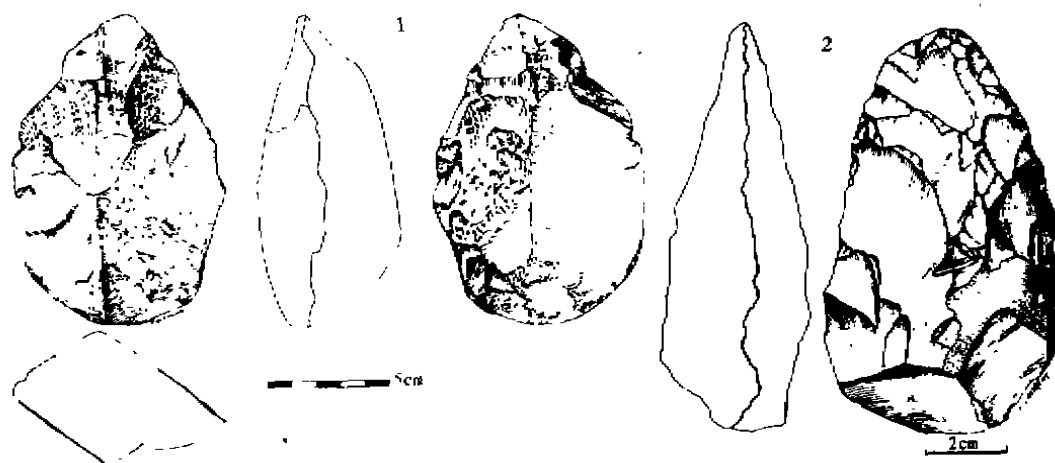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1. 5号标本(Specimen No.5) (依郑永和, 1981)

2. Biface amygdaloide. Cagny (Somme). Acheuléen moyen. (After Bordes, 1979)

从图看, 打制十分简单粗糙, 加工程度很低。加工部分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 $1/2$ 。刃缘长度也只占器物周长的 $1/2$ 左右。打制重点在尖端, 两侧刃靠近尖端时明显缩窄, 前端形成一短尖, 是器物的使用部位。跟部打了几下, 只是为了便于执握。器身大部分都很浑厚。横截面为厚菱形。宽/长比率 0.64, 厚/宽比率 0.68, 厚/长比率 0.44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杏仁形手斧。图3之2是一件西方的杏仁形手斧。长×宽×厚为 $107 \times 59 \times 37$, 宽/长比率 0.55, 厚/宽比率 0.63, 厚/长比率 0.35。两者相比, 在总体形状、加工程度和水平, 纵截面的形状、刃缘长度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, 难以归入同一类型。从总的特征组合来看, 我们认为5号标本是一件石核斧。

2.6 6号标本: 原蚌蛤形两面器(Proto-limande) (图4之1)

从描述和图来看, 打制比较简单粗糙。每一面加工主要在一侧, 另一侧加工或多或少, 都留下局部砾石面, 两面都是如此。两个面各保留了 $1/4$ 左右的砾石面。修整痕迹较少。从图看, 至少一个侧刃比较曲折。整体来看, 器物比较浑厚, 截面比较厚。宽/长比率 0.60, 厚/宽比率高达 0.72, 厚/长比率 0.43; 两侧刃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, 在前端会合成一厚钝的短尖, 显然是使用部位。另一端也有加工痕迹, 似为便于执握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 Proto-limande。图4之2是一件西方的 Limande, 其长×宽×厚为 $112 \times 69 \times 18$; 宽/长比率为 0.62, 厚/宽比率 0.26, 厚/长比率 0.16。两者除了在平面形状上有点相似外, 在打制技术、加工程度和水平, 特别是截面厚薄方面显示了很大的差别, 很难视为同一类型。从总的特征分析, 我们认为6号标本是一件石核斧。

2.7 7号标本: 蚌蛤形两面器(Limande) (郑永和, 1981, 图版15)

这件标本大致成长条形, 制作者对石器两面进行了交互打击, 一面全部进行了加工。另一面砾石面几乎原封留存, 仅边缘处稍稍加过工。打制比较粗糙, 片疤深凹, 常形成陡坎, 侧刃很不规整。两侧刃大致平行, 一端的两面都进行了打制, 似为便于执握; 另一端尚未加工成形。因此这是一件还没有最后成型的器物, 其类型归属难以确定。但是, 从现

在的总体形态来看,有点像两侧边平行的非洲晚期石核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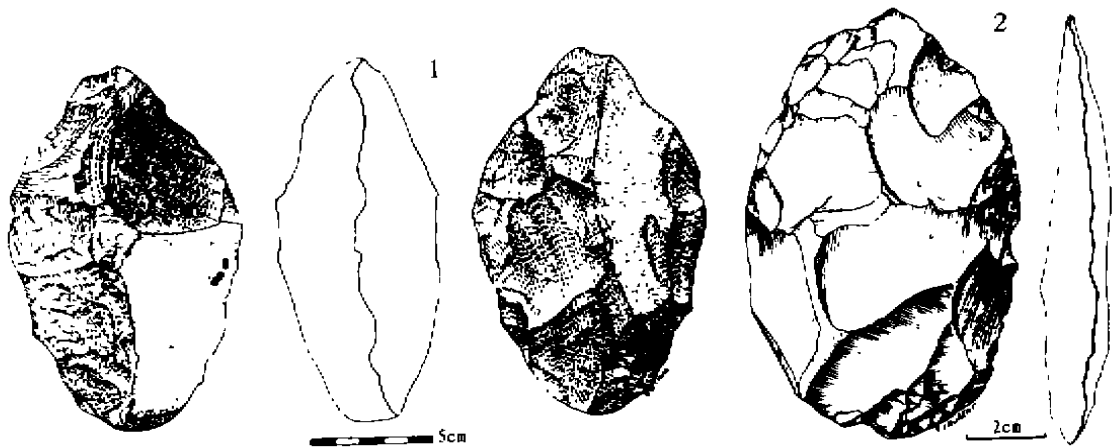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 1. 6 号标本(Specimen No.6) (依郑永和, 1981)

2. Limande. Oissel (Seine-Maritime), carrière Ruquier. Acheuléen supérieur. (After Bordes, 1979)

2.8 8 号标本: 椭圆形两面器(Ovalaire) (图 5 之 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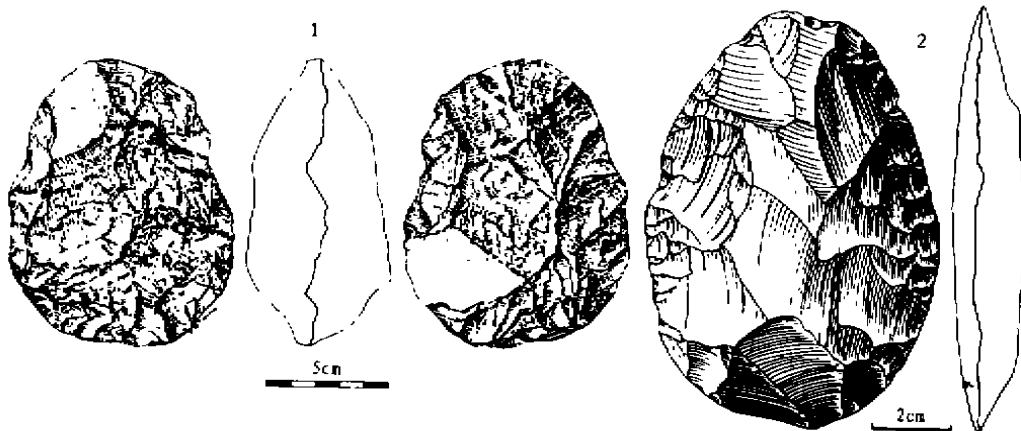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 1. 8 号标本(Specimen No.8) (依郑永和, 1981)

2. Biface ovalaire. Vailly (Aisne). Probablement Acheuléen supérieur. (After Bordes, 1979)

原研究者的描述过于简单。从图版和插图来看,这件石器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说来比较浑厚。两面大部分都进行了打片和修整,仅局部保留砾石面。两侧刃在靠近前端处各有一个微凹,使前端稍稍缩窄,形成一个圆弧形的端部,可能是使用部位,器身中间部分比较厚。后端两面都进行了加工,但形成陡坎,似为执握部位,截面比较厚。宽/长比率为 0.77,厚/宽比率 0.64,厚/长比率 0.49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椭圆形两面器。图 5 之 2 是一件西方的椭圆形手斧,其长×宽×厚为 109×74×19,宽/长比率为 0.68,厚/宽比率 0.26,厚/长比率 0.17。两者相比,除了形状有点相似以外,其他方面相去甚远,很难视作同一类型。从总的特征组合来

看, 我们认为 8 号标本可能是一件砍砸器之类的重型工具。

2.9 9 号标本: 米考克两面器(Biface micoquien) (图 6 之 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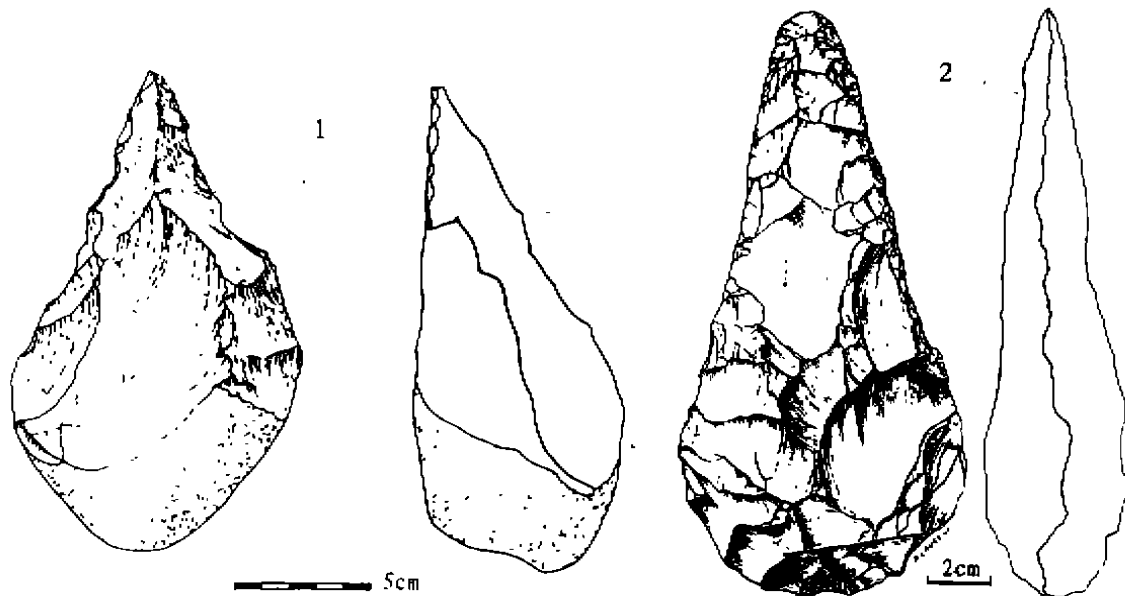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6 1. 9 号标本(Specimen No.9)(依郑永和, 1981); 2. Biface micoquien.
Loess ancien de Mantes (Seine-et-Oise). Acheuléen supérieur. (After Bordes, 1979)

从描述和图来看, 这件石器的腹面是平的砾石面。背面由前向后逐渐高起, 加工限于背面的大部分区域, 跟部完全没有加工。加工的重点在尖端, 两侧刃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, 在前端形成一个相当锐利的尖, 截面为三角形, 显然是这件器物的使用部位。截面厚, 厚度几乎是宽度的 $3/4$, 宽/长比率为 0.58, 厚/宽比率 0.74, 厚/长比率 0.43, 纵截面为楔形。

原研究者把这件标本定为米考克两面器。图 6 之 2 是一件西方的米考克两面器, 其长 \times 宽 \times 厚为 $190 \times 90 \times 45$, 宽/长比率 0.47, 厚/宽比率 0.50, 厚/长比率 0.24。两者相比, 在总体形态、加工程度和水平、截面厚薄、纵截面形状等方面均相去甚远, 显然不是同一类型。从总的特征组合考虑, 笔者认为 9 号标本是一件典型的镞。

3

根据原研究者的介绍, 在全谷里遗址 1979 到 1980 年的 3 次发掘中, 共发现 5 件两面器, 第 2 次发掘得 3 件, 第 3 次 2 件, 都是在褐色粘土层或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。原研究者认为, 在这些标本中, 有典型的形态, 也有非典型的形态, 但总的说来, 都属于两面器的范畴, 都是代表两面器文化的石器(郑永和, 1981)。

3.1 10号标本: 两面器 1 (图 7 之 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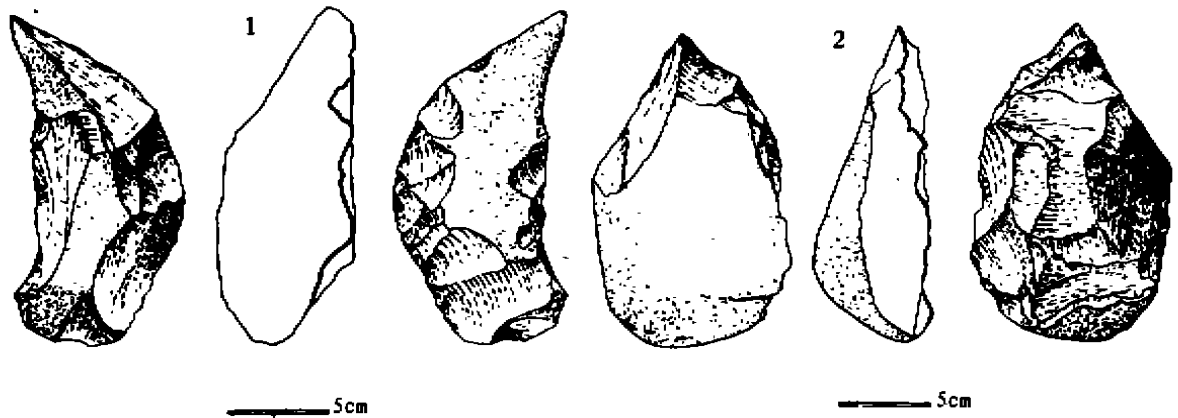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7 1. 10号标本 (Specimen No.10); 2. 11号标本 (Specimen No.11) (依郑永和, 1981)

从描述和图来看, 它是用一块比较厚的砾石制作的。腹面和背面都进行了加工, 但都还保留了相当多的砾石面。腹面大部分是平的, 背面隆起, 从纵截面看, 前半部成坡状, 后半部为高背形。前端有一尖锐而歪斜的尖, 截面比较厚。这个尖与其说是人工打制的, 不如说是半人工打制半自然的, 因为尖端的腹面是砾石面, 背面一半 (右侧) 是人工打制的, 而左侧则是砾石面。背面保留的砾石面从尖端几乎一直延伸到后端。截面特别厚, 宽/长比率为 0.48, 厚/宽比率高达 0.81, 厚/长比率 0.39。从特征组合情况来看, 它显然不是一件手斧, 而是一件受砾石原有形态控制的、打制粗糙的镞。

3.2 11号标本: 两面器 2 (图 7 之 2)

从图版和插图来看, 这件石器的主要特征是加工主要在腹面, 但也保留了部分砾石面; 背面的加工限于尖端部分, 其余绝大部分为砾石面。腹面较平, 背面自尖端向后逐渐高起, 跟部厚钝, 全是砾石面, 是器物最厚的部位。前端为一比较锐利的扁尖, 显然是器物的使用部位。截面比较厚, 宽/长比率为 0.60, 厚/宽比率 0.60, 厚/长比率 0.36。纵截面为楔形。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制作粗糙的镞一类的尖刃工具。

3.3 12号标本: 两面器 3 (图 2 之 1)

原研究者对这件石器的描述比较简单, 且只提供了一面的平面图。从图来看, 一面几乎全部进行了打制, 另一面加工了一部分, 保留了较多的砾石面。这件标本的主要特征是一面高高隆起, 截面非常之厚。宽/长比率 0.69, 厚/宽比率高达 0.91, 厚/长比率 0.63。从总体形态来看, 笔者认为可能是一件类似 Push-plane 的工具。

3.4 13号标本: 两面器 4 (图 8)

从图看, 这件石器的形状比较规整, 一面几乎全部进行了打制, 布满了石片疤, 比较平整。另一面加工主要在后半部周围边缘, 前半部仅尖端处和侧边有几个小片疤, 大约有 1/2 左右的表面保留了砾石面。两侧边用交互打击打制, 侧刃比较曲折, 呈“之”字形。前端有一扁平的尖, 尖端似有纵向打片的痕迹。为便于执握, 跟部两面都进行了加工。截面比较厚, 宽/长比率 0.54, 厚/宽比率 0.62, 厚/长比率 0.33。纵截面似楔形。它是

我们讨论的这批石器中最相似于手斧的一件标本，笔者认为可称之为似手斧石器。

3.5 14号标本：两面器 5(椭圆形两面器) (郑永和, 1981, 图版 46 之 1)

这件石器是在 E3S1II 发掘坑的赤褐色粘土层中出土的。原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件椭圆形两面器。石器的两个边和底部呈圆形，总体形态较好地表现出椭圆形特征，石器原料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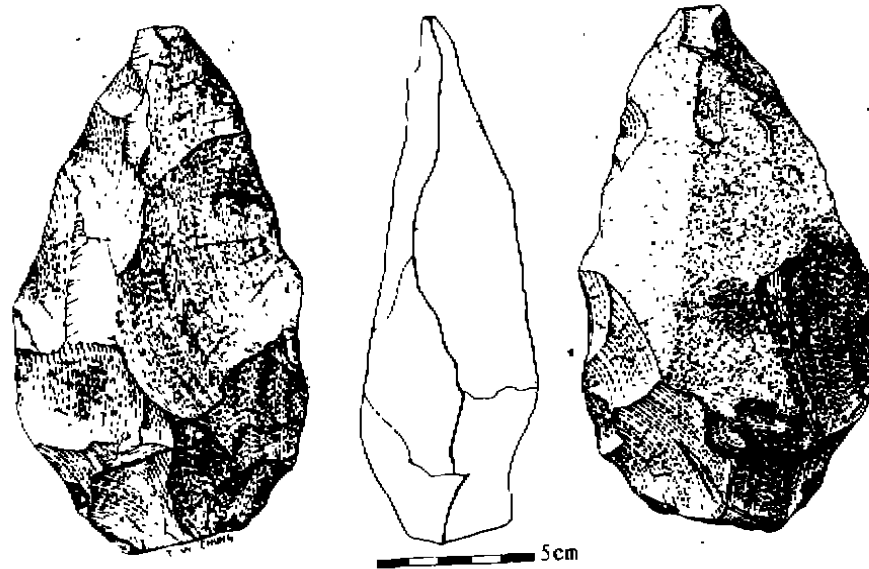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8 13号标本 (Specimen No.13) (依郑永和, 1981)

用含有粗石英的砂岩系统的岩石制成的，呈灰色。石器的制作是从两面交错地去掉石片，刃为“之”字形。长×宽×厚为 112.7×77.2×45 (郑永和, 1981, 图版 46)。

原著中这件标本的图版小而模糊，且只有一面，没有插图，也无纵、横截面图；描述又很简单。因此这件标本的类型归属难以肯定。

总体来看，这 14 件标本有这样一些特征：

(1) 素材：除 2 件 (4 号和 14 号) 标本原研究者未特别说明者外，其余都是砾石。

(2) 打制较简单粗糙，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，都是用硬锤打制，特别是交互打击法(明确提到的有 5 件)。石片疤大多比较深凹，有的还形成陡坎。大多数是边缘修整，真正面的修整极少，在水平和程度方面很难与典型阿舍利手斧的两面修整相提并论。

(3) 关于两面加工的情况，真正通体两面加工的标本很少，有的主要是一面加工，有的是部分或局部两面加工。14 件标本中，12 件或多或少保留了砾石面，1 件情况不详，只有 1 件无砾石面。有的标本砾石面占器物总面积的 1/2 左右，有的跟部完全没有加工。原研究者多次强调，石器制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砾石面，保留砾石面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为两面器的一面，能够和另一侧保持平衡或者起到平衡石器面的作用，也能够充分地起到石器表面的一个倾斜面的作用。但是，事实上砾石面的保留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了器物的总体形态、截面的厚薄、纵截面和横截面的形状以及刃缘的长度等。笔者认为，砾石面的比较普遍的保留，一方面反映了打制技术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器物本身的功能需要，也就是说制作者如果要制作的是一件重型工具，为了增加它

的重量,有意保留了砾石面。

(4) 大多数标本缺乏周边连续的可使用的锐利的刃缘。多数刃缘呈“之”字形,即曲折而不规则,原著中提及的就有 9 件。

(5) 没有使用去薄技术 (Thinning technique)。截面厚或较厚。纵截面不是较扁平的双凸、平凸或透镜体形,大多数是楔形、平底低背或高背形以及不规则的较厚的双凸形。

(6) 器物的一端或者有一个锐利、比较锐利的尖端,或者有一厚钝的端部,有些标本两侧刃缘在靠近这一端时明显或稍稍缩窄,这是器物的使用部位;另一端则是比较厚钝的执握部位。

(7) 厚/宽比率在区分大型切割工具和重型工具时有比较重要的意义,在我们讨论的这批标本中,只有 3 件标本的厚/宽比率比较低 (0.42、0.54、0.58),其余的都在 0.60 以上,最高者达 1.02,14 件标本的平均值是 0.685。

(8) 各件标本形态各异,缺乏规范化,基本上受素材原有的形态控制的。

表 1 汇总了 14 件标本的若干资料。

根据以上对每件标本以及总体的分析,笔者认为可以把这 14 件标本分为以下几类:

(1) 2、3、9—11 号标本: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一锐利或比较锐利的尖端;腹面平,背面由尖端向后逐渐高起 (3 号标本除尖端部分外为平底平背形);截面较厚,纵截面为楔形或似楔形,尖端部分较扁薄,后端和跟部厚钝;厚/宽比率较高。它们可能是镐一类的工具。4 号标本可能也属于这一类。

(2) 1、5、6 号标本: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比较粗大厚重,前端有一坚韧的或宽或窄的端刃,从侧面观呈双凸形,属于斧刃类型,侧刃不规则,截面厚,器物可能比较重,因此可能是早期石核斧一类的工具。

(3) 13 号标本:它是这批石器中形态最相似手斧的一件标本,可称为似手斧石器。

(4) 8 号标本:由于前述的特征,可能是一件砍砸器。

(5) 12 号标本:这件石器的形态比较特别,可能是一件 Push-plane 一类的工具。

(6) 7 号 14 号标本:由于前已说明的原因,类型归属难以确定。

总起来看,笔者认为,在我们讨论的这批标本中,除了类型难以确定的 2 件标本以外,没有真正典型的手斧。在笔者考察过的中国手斧标本中,情况似乎也是如此 (林圣龙, 1994; 林圣龙等, 1995)。

Isaac (1977) 指出,典型手斧有 4 个主要的属性:形状为杏仁形和卵圆形;截面为透镜体形;修整疤渗透到两个面的大部分表面;周边有一连续或几乎连续的锋利的刃。这些特征的出现与手斧的特殊的制作过程有关。Schick and Toth (1993) 把手斧的制作过程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:一个是粗制成锥形 (roughing out) 阶段,另一个是去薄和最后成形 (thinning and final shaping) 阶段,在去薄过程中,需要进行“台面修理” (“platform preparation”),这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。最近 Schick (1994) 又把手斧的制作过程分为 5 个阶段:

(1) 开始挑选一块大而扁平的结核,或者从大砾石上打下一块大石片来加工想要制作的两面器。

(2) 通过两面打片使结核和大石片初步成形,这包括限定这件器物的主要平面 (major plane) 以及它的两个面,然后对这毛坯进行打片,或者从一个面到另一个面进行前—

表 1 全谷里遗址 14

Compilation of some data of fourteen

编号 (No.)	发现方式 (situation)	加工状况 (Working condition)	长(L) ¹⁾	宽(B)	厚(T)	宽/长 (B/ L)	厚/宽 (T/ B)	厚/长 (T/ L)
1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81	87	89	0.48	1.02	0.49
2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55	89.4	48.7	0.58	0.54	0.31
3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77	85.3	56.7	0.48	0.66	0.32
4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01.2	61.3	39.8	0.61	0.65	0.39
5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34.5	86.2	58.7	0.64	0.68	0.44
6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55	93.6	67	0.60	0.72	0.43
7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54.4	84.3	35.4	0.55	0.42	0.23
8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22	93.4	59.6	0.77	0.64	0.49
9	采集 (collec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76	102	75	0.58	0.74	0.43
10	发掘 (excava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76	85	69	0.48	0.81	0.39
11	发掘 (excava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78	107	64	0.60	0.60	0.36
12	发掘 (excava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29	89	81	0.69	0.91	0.63
13	发掘 (excava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73	93	57.2	0.54	0.62	0.33
14	发掘 (excavation)	最低限度的打片和修整(M) ¹⁾	112.7	77.2	45	0.69	0.58	0.40

注(Note): 1) M. = Minimum bifacial primary flaking and trimming

2) 单位(Unit): 毫米(mm)

3) ; = 不详(Unclear)

后交互打片, 或者先加工一个面, 然后再集中加工相对的面。

(3) 在相对的面上通过简单或更加复杂的台面修理, 形成与准备加工的这个面几乎垂直的台面, 把打击对准这件器物的主体, 把它去薄(在这修理过程中常常产生“两面器修整石片”, 有时甚至具有多片疤台面)。

(4) 围绕两面器的刃缘, 发展和保持双重的左右对称(平面观和石制品整个截面的厚度), 在阿舍利晚期这变得更加发达和明显。

件标本各项资料汇总

specimens from Chon-gok-ni, Korea

砾石面 (Pebble surface)	侧刃 (Side edge)	素材 (Blank)	类型归属 (Type ascribed)	
			郑永和 (1981)	本文作者 (present author)
有(Yes)	之字形(右) (之-shaped(R.)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石核斧(Core-axe)
有(Yes)	略呈之字形 (Slightly 之-shaped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有(Yes)	/ ³⁾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无(No)	一侧S形一侧之字形 (one side S-shaped, and other 之-shaped)	/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有(Yes)	之字形 (之-shaped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石核斧(Core-axe)
有(Yes)	之字形(左) (之-shaped(L.)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石核斧(Core-axe)
有(Yes)	之字形 (之-shaped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?
有(Yes)	略呈之字形(右) (Slightly 之-shaped(R.)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砍砸器(Chopping-tool)
有(Yes)	/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有(Yes)	/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有(Yes)	/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镐(Pick)
有(Yes)	/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Push-plane
有(Yes)	之字形 (之-shaped)	砾石 (Pebble)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似手斧石器 (Handaxe-like implement)
/	之字形 (之-shaped)	/	两面器(手斧) Biface (Hand axe)	?

(5) 常常对器物的尖端 (tip) 进行最后成形, 或者通过更精细的打片和去薄把它加工成一个尖 (point) 或弯曲的凸刃, 或者通过确定位置的打击对尖端进行截刃 (truncation), 产生薄刃斧的刃口 (如果毛坯是大石片, 而从大砾石上打下的石片端部没有薄刃斧的刃口)。

Schick (1994) 指出, 比起奥杜韦技术来, 阿舍利的这套技术包含了远为复杂得多的程序的规则和序列。

在 Schick 划分的 5 个阶段中, 前 3 个阶段是基本的阶段, 使被制作的器物具有手斧 (如果制作者想要制作的是一件手斧的话) 的基本特征, 其中相当关键的是修理台面和去薄的技术, 至于后两个阶段, 则主要是“锦上添花”, 使得被制作的手斧形状更加规整, 无

论从平面看还是从侧面看更加左右对称，使器物更薄从而更加符合作为大型切割工具的功能要求。在全谷里遗址和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中，我们看不到这一套制作过程，看不到修理台面和去薄的技术。而从意识的角度来考虑——因为石器是制作者的思想的体现和物化——说明石器制作者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手斧这一类型的“概念型板”（mental template）。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巴吉丹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中，莫维斯虽然鉴定了手斧的存在^①，但他同时明确指出，它们不是真正的两面器，它们与欧洲、近东、印度和非洲的典型手斧无关（Movius, 1948）。其缘由——在笔者看来——可能也在于此。

另外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事实是，无论在全谷里、巴吉丹遗址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地点中，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的数量非常之少，而且有的全部是地表采集的且时代可能相当之晚（如巴丹吉遗址），有的大部分来自地面采集或者只是孤立的一件标本（如全谷里遗址和中国一些地点的情况）。而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代表了一个延续了长达 150 万年左右的跨洲际的文化传统，它的典型器物，除了手斧以外，还有薄刃斧、大的钝背刀等，它们在石器组合中占有一定的、常常是很高的比例（表 2）。两者相比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因此，在旧大陆的东方，在与西方阿舍利文化传统相当或稍晚的时期内，是否存在真正典型的手斧和阿舍利文化，是一个还需要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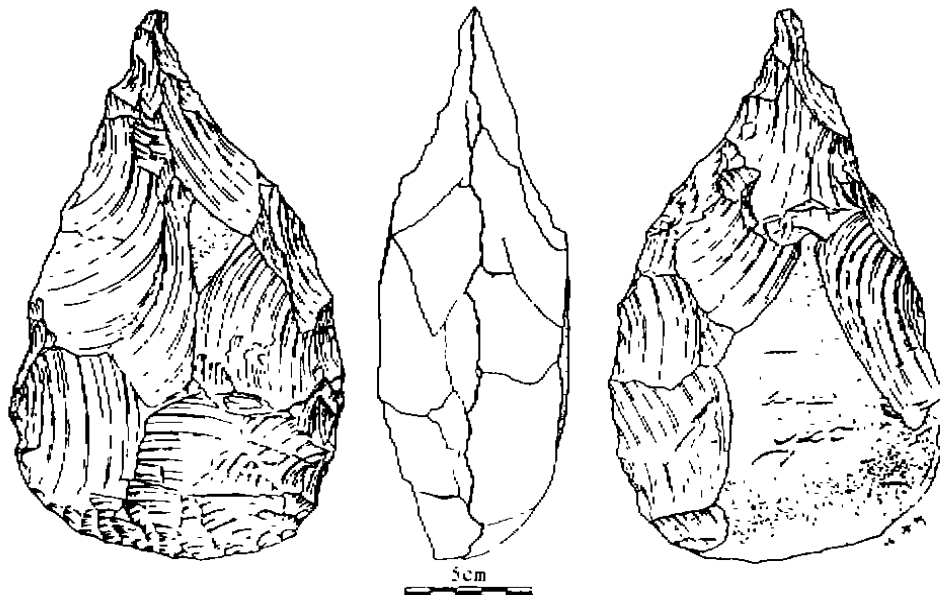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9 由 Chuwoli 和 Kawoli 遗址发现的标本 (Specimen from Chuwoli and Kawoli Sites)

(依 Seonbok Yi and Kyodang Lee, 1993)

附带提一下，最近在韩国的 Imjin 河盆地发现两个旧石器遗址：Chuwoli 和 Kawoli 遗址 (Seonbok Yi and Kyodong Lee, 1993)。它们是 1988 年发现的，1993 年进行了发

^①关于将近半个世纪前鉴定的巴吉丹手斧，似乎还有重新探讨的余地，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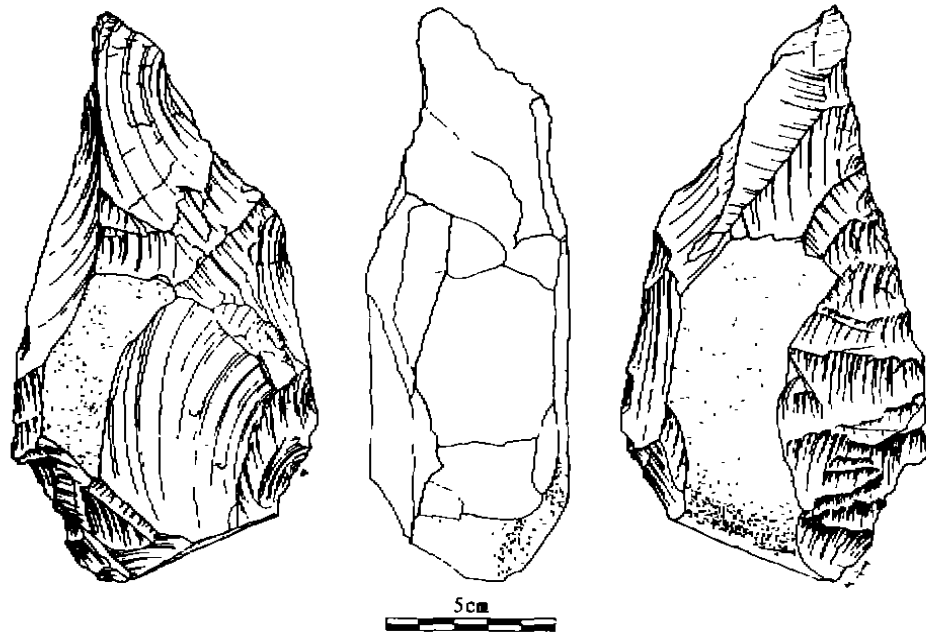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0 由 Chuwoli 和 Kawoli 遗址发现的标本 (Specimen from Chuwoli and Kawoli Sites)

(依 Seonbok Yi and Kyodong Lee, 1993)

掘。石制品发现于红粘土层中，发掘中发现石制品 206 件，另由地表采集了 400 多件石制品。石制品包括石核、石片和石器。石器中有手斧、薄刃斧、刀、砍砸器等，也有小石器如钝背刀、刮削器、凹缺器等，这里仅讨论原研究者描述并图示的 3 件手斧标本。

一件长/宽×厚为 237×135×77。笔者计算，宽/长比率 0.57，厚/宽比率 0.57，厚/长比率 0.32（图 9；图版见原著图版 21 之 1）这件标本的两面都进行了加工，一面只在中间保留了一小块砾石面，另一面则保留了一片较大的砾石面，这表明，就整件器物而言，仍然大体保持了砾石原来的厚度。这件标本最明显的特点是，两侧刃缘在靠近尖端处明显缩窄，在前端形成一明显突出而细锐的尖，两面都进行了修整，显然是使用部位。从图版可看到，一面中间有一纵脊延伸于器身的大部分。从纵截面图可以看出，仅尖端部分比较扁薄，器身中部和后部都较厚。跟部仅一面进行了加工，似为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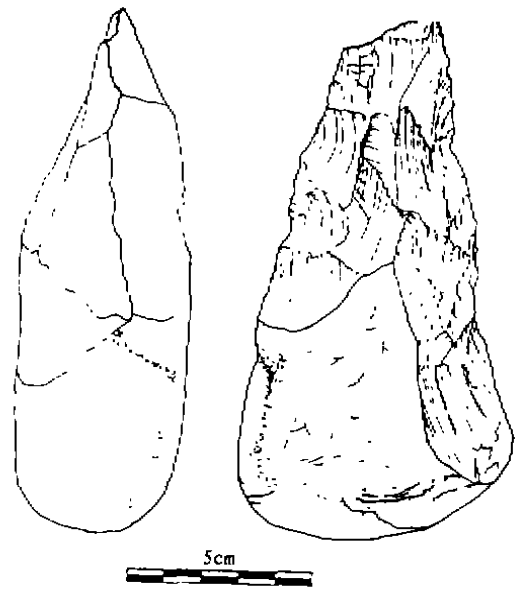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1 由 Chuwoli 和 Kawoli 遗址发现的标本 (Specimen from Chuwoli and Kawoli Sites)

(依 Seonbok Yi and Kyodong Lee, 1993)

握部位。

另一件长×宽×厚为 180×91×58, 宽/长比率为 0.51, 厚/宽比率 0.64, 厚/长比率 0.32 (图 10; 图版见原著图版 21 之 2)。这件标本的平面和纵截面形状都很不规整, 从图版来看更是如此。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五边形。只有最低限度的初步打片和修整。两面和跟部都保留了或多或少的砾石面, 基本上维持了砾石原来的厚度。石器的两侧边很不对称。前端为一窄长而较厚的尖, 稍稍向一侧歪斜, 图版比插图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。后端厚钝, 一面进行了加工, 似为执握部位。器身整体都比较厚。纵截面大部分都是比较厚的平底平背形。

表 2 手斧、薄刃斧和刀在若干阿舍利工业石器组合中的数量和/或比例

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and ax, cleaver and knife in the stone tool assemblages of some Acheulian industry						
	地 点 (Locality)	工 业 (Industry)	石制品数量 (No. of artifacts)	石器数量 (No of tools)	手斧等的数量和/或比例 (No. and / or proportion of hand axe etc.)	参考文献 (Reference)
1	EF-HR, Bed II, Olduvai	Early Acheulian (c.1.4) ¹⁾			B ²⁾ 53.8%	Leakey, 1980
2	HEB, lower Bed IV, Olduvai Channel (Level 4) Level 3 Level 2a Level 2b	Acheulian			B. 16.1% B. 75.0% B. 41.1% B. 50.4%	Leakey, 1980
3	WK, upper Bed IV, Olduvai	Acheulian			B 44.8% (Handaxes and cleavers 192)	Leakey, 1980
4	Peninj	Lower Acheulian (1.6-1.4)	302	74	Handax-like 12(16.2%) Cleavers and cleaver flakes 12(16.2) Knives 4(5.4%)	Isaac, 1967.
5	Locality 8A, Gadeb	Acheulian (1.4-0.7)	1849		H. 178(41.2%) C. 62(14.4%) } 55.6%	Clark, 1987
6	Locality 8E, Gadeb	Acheulian (1.4-0.7)	20,276	887	H. 222(25.0%) C. 88(9.9%) K. 23(2.6%) } 37.5%	Clark, 1987
7	HAR-A4, Middle Awash	Acheulian (0.5-0.3)	60	60	H. 55 } 100% C. 5 }	Clark, 1987
8	Bodo A2, Middle Awash	Acheulian (0.5-0.3)	220	31	C. 15(50%) H. 3(10%) } 60%	Clark, 1987
9	Vaal River- Homestead 5-35-H	Late Acheulian	129	117	H. 45.5% C. 28.2% K. 6.0% } 79.7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10	Lochard	Late Acheulian	1265	188	H. 23.4% C. 6.9% K. 1.6% BR. 2.6% } 34.5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11	Kariandusi	Late Acheulian (0.9-0.8)	717	339	H. 36.9% C. 15.6% K. 13.0% BR. 6.5% } 72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
续表 2

	地 点 (Locality)	工 业 (Industry)	石制品数量 (No. of artifacts)	石器数量 (No. of tools)	手斧等的数量和 / 或比例 (No. and / or proportion of hand axe etc)	参考文献 (Reference)
12	Broken Hill	Late Acheulean	164	94	H. 1.1% C. 8.5% K. 1.1% BR. 1.1% } 11.8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13	Isimila	Late Acheulean (0.3-0.2)	4680	844	H. 29.4% C. 24.8% K. 3.4% BR. 2.4% } 60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14	Ologesalic	Late Acheulean (C. 1.0-0.7)	4637	986	H. 19.9% C. 9.6% K. 5.9% BR. 6.1% } 41.5%	Howell and Clark, 1964
15	Torralba Cerralbo excavations 1962-63 excavations	Acheulean	573 697	337 290	B. 46.6% B. 24.5% Backed - K. 2.1% } 26.6%	Howell, 1966
16	Ambroza Upper occupation (Unit V) Lower occupation (S)	Acheulean	482 1020	93 326	B. 12.9% K. 3.2% } 16.1% B. 24.2% K. 2.8% } 27%	Howell, 1966
17	Hoxne	Acheulean	460	158	B. 73.4% K. 10.75% } 84.15%	Howell, 1966
18	Upper Middle Gravels, Swanscombe (Wymer excavations)	Acheulean	8589	368	B. 43.75% K. 3.5% } 47.25%	Howell, 1966
19	Latomne (1962 and 1964)	Acheulean			H. 31.4% C. 0.6% K. 1.6% } 33.6%	Clark, 1966
20	et-Tabun, layer F	Upper Acheulean		3859	H. 31.75%	Clark, 1966
21	Hunsgi, Gulbarga District, Karnataka	Early Acheulean (> 0.35)			C. 26.17% H. 16.82% K. 13.08 } 56.07%	Misra, 1987
22	Chirki-Nevasa, Ahmednagar District, Maharashtra	Early Acheulean	2407	1510	H. 37.68% C. 21.79% } 59.47%	Misra, 1987
23	Minarwala Kund, Central India	Acheulean	621	457	B. 35.1% C. 16.4% } 51.5%	Misra, 1987
24	Rock Shelter III F-23 at Bhimbetka, Raichur District, Madhya Pradesh	Late Acheulean	18721	560	B. 1.65% K. 4.0% } 5.65%	Misra, 1987

1) 单位(Unit): 百万年(One million years)

地点 1、11、13、14 的年代依 Clark, 1994. (The dates of localities 1, 11, 13, 14 are after Clark, 1994)

2) B. = Bifaces; H. = Handaxes; C. = Cleavers; K. = Knives; BR. = Broken handaxes / cleavers / knives / picks.

第三件标本长×宽×厚为 159×77×46。宽/长比率 0.48, 厚/宽比率 0.60, 厚/长比率 0.29 (图 11; 图版见原著图版 21 之 3)。这件标本比较窄长, 大致呈长三角形。图和图版都只显示了石器的一面。加工主要在前半部, 后半部大部分为砾石面, 跟部保持了砾石的原貌。图版所示的一面有一纵脊, 大约占器物长的 1/2。从图版看, 两侧刃缘向前聚拢在前端汇合成一尖。器身大部分都比较厚, 纵截面似楔形。

从上面描述的特征来看, 笔者认为, 这 3 件标本似乎都是尖刃类的工具, 把它们归入镗的范畴可能更合适一些。

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遗址的年代。根据盆地中其他地点的 TL 年代测定以及对目前地貌形成过程的分析, 原研究者认为这两个遗址的旧石器堆积形成的年代不早于距今 5 万年, 不晚于距今 4 万年, 也就是说在距今 5 万年到 4 万年之间 (Seonbok Yi and Kyodong Lee, 1993)。

参 考 文 献

- 郑永和. 1981. 全谷里遗迹. 见金元龙等著. 韩国旧石器文化研究. 49—96.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.
- 冯宝胜. 1990. 朝鲜旧石器文化研究. 北京: 天津出版社.
- 林圣龙. 1994. 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. 人类学学报, 13 (3): 189—208.
- 林圣龙, 何乃汉. 1995. 关于百色的手斧. 人类学学报, 14 (2): 118—131.
- 黄慰文. 1987. 中国的手斧. 人类学学报, 6 (1): 61—68.
- 谢光茂. 1991. 百色手斧研究. 见: 封开县博物馆等编. 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.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116—124.
- Clark J. D. 1966. Acheulian occupation s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: a study in cultural variability. *Am Anthropol*, 68(2): Part 2, 202—229.
- Clark J. D. 1987. Transitions. *Homo erectus* and the Acheulian: the Ethiopian sites of Gadeb and the Middle Awash. *J Hum Evol*, 16(7/8): 809—826.
- Clark J. D. 1994. The Acheuli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. In: Corruccini R. S., Ciochon R. L. eds. *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*. New Jersey: Prentice Hall, 451—469.
- Howell F. C. 1966. Observations on the Earlier phases of the European Lower Paleolithic. *Am Anthropol*, 68(2), Part 2, 88—201.
- Howell F. C., Clark J. D. 1964. Acheulian hunter-gatherers of sub-Saharan Africa. In: Howell F. C., Bourlière F. eds. *African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*. London: Methuen & Co. Limited, 458—533.
- Isaac G. L. 1967.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Peninj Group—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Formations, west of Lake Natron, Tanzania. In: Bishop W. W., Clark J. D. eds. *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*.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29—257.
- Leakey M. 1980. Early man, environment and tools. In: Lars-Konig Konigsson ed. *Current Argument on Early Man*. Oxford: Pergamon Press, 114—133.
- Misra V. N. 1987. Middle Pleistocene adaptations in India. In: Soffer O. ed. *The Pleistocene Old World: Regional Perspectives*. New York: Plenum Press, 99—119.

- Movius H. L. Jr. 1948. The Lower Palaeolithic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. *Trans. Am. Philos. Soc.*, NS 38(4): 329-420
- Seonbok Yi, Kyodong Lee 1993 Chuwoli and Kawoli Palaeolithic Sites, Imjin River Basin, Korea. Appendix. Yongtón Palaeolithic Site, Chungju, Korea.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,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.
- Schick K. D. 1994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,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ier Paleolithic of Eastern Asia. In Corruccini R. S., Ciochon R. L. eds. *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*. New Jersey: Prentice Hall, 569-596
- Schick K. D., Toth N. 1993 *Making Silent Stones Speak.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Dawn of Technology*. New York: Simon & Schuster

ON THE HAND-AXES FROM CHON-GOK-NI IN KOREA

Lin Shenglong

(*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, Academia Sinica, Beijing 100044*)

Abstract

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fourteen hand-axe specimens found in Chon-gok-ni site shows that they are not the really typical hand-axes. Among these specimens, six are picks, three core-axes, one push-plane, one chopping-tool, one hand-axe-like implement, two specimens are undetermined.

Key words Hand-axe, Palaeolithic, Chon-gok-ni, Typological analysis